

热读

余华访谈录新版上市
这一次是人生坦白局

余华系统结集的访谈录新版《我只要写作，就是回家》昨天上市，新版中收录了从1998年到2026年间，跨越四分之一世纪的26场深度对话。

在公众的印象里，余华是“段子手”，是“潦草小狗”，是那个写出《活着》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《兄弟》等厚重作品的文学大家。但在网络标签与文学成就之间，余华究竟如何看待自己与这个世界？这部访谈录，被出版界形容为他交出的一份“人生坦白书”。

回溯来路：我只要写作，就是回家

书中，余华回溯了自己的来路。从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那间充满消毒水气味的口腔科诊室，到北京家中安静的书房，他坦言：“每天看着别人张开的嘴巴，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。”正是这份对“风景”的渴望，促使他拿起了笔，最终走上了一条和牙医截然不同的道路。而对于“家”这个贯穿书中的意象，他给出了一个充满乡愁与归属感的答案：“我只要写作，就是回家。”

这个“家”，首先是地理与精神的双重故乡。对于嘉兴的读者而言，这份“回家”的告白，有着格外亲切的共鸣。余华人生的头30年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——1960年出生的他，3岁就随父母迁居海盐，在这里读完小学和中学，度过了5年与牙齿打交道的时光，而后因写作才华调入海盐县文化馆，1989年又进入嘉兴市文联，成为《烟雨楼》的编辑。直至1993年定居北京，故乡的街巷、气味与记忆，始终是他文学世界中无法剥离的底色。

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，他笔下的文学地理，与故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：《在细雨中呼喊》里的“南门”与“孙荡”，《活着》中福贵走过的“广福桥”，《许三观卖血记》里充满着市井气息的“胜利饭店”，乃至新作《文城》中的“万亩荡”“齐家村”，这些从故乡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地名与风物，构成了余华作品中坚实、可信的质感。余华自己说得更直白：“不管我写什么故事，里面所有的人物和所有的场景，都不由自主地属于故乡。”

创作幕后：写作最大的难度在于朴素和诚实

作为余华的访谈录，也如同他经典作品的“创作者旁白”版。在那些打动过无数读者的故事背后，隐藏着创作上的秘密。

余华创造了余华的文学世界，读懂他的创作与思考，也是重新看见作家余华的过程。

享誉文坛的《活着》，其开篇的一万多字曾因采用冷静的第三人称叙述而

显得隔膜，最终被全部舍弃。直到余华决定让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自己开口，用第一人称的絮语讲述一生，这部作品才终于找到了通往亿万读者内心的路径。

为了一句“月光照在路上，像是撒满了盐”的精准意象，余华反复推敲，最终选用了农民最熟悉、也与“往伤口上撒盐”的痛感暗自契合的“盐”字，成就了文学史上的经典一幕。

余华还在书中评价，《兄弟》因其描绘的时代画卷之宏大，可能成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，而《文城》的创作过程则是“最接近完成，又最难完成”的煎熬与追寻。这些幕后的故事，不仅为“余华作品何以动人”提供了珍贵的注脚，也像一堂大师亲授的写作课，揭示了虚构艺术与生命经验之间那些幽微而坚韧的联结。

在书中，余华还将自己的阅读与创作经验倾囊相授。从解答“新手写作先写长篇还是短篇”“怎么写好对话”等实际问题，为文学新人提供朴素又真诚的写作建议，到分享《变形记》《百年孤独》等私藏阅读书单，强调“要坚信自己的阅读感受，不能人云亦云”；从谈及卡夫卡、川端康成对自己创作的启蒙与影响，到直言“写作最大的难度在于朴素和诚实”，字里行间皆是实打实的文学干货。

书中还收录了《纽约客》《洛杉矶书评》等10余家全球顶级媒体的专访，让读者看到以嘉兴海盐为精神底色的中国文学，与世界对话的独特视角。

时代困惑：往回走不是一条好路，就只有往前走

这本书的另一个面向，是分享对人生普遍的思考，可以说也是一份面向时代困惑者的精神对话录。余华在其中分享了他对迷茫、内耗、代际差异等问题的思考。

他说：“往回走不是一条好路，就只有往前走了。”他还坦言：“一个人最难了解的就是他自己，因为他有非常多的潜力还没有挖掘出来。”对于创作中无法避免的自我怀疑，他则平静地道出：“我写作了40年，内耗了40年，会走出来的。”这些平实却充满韧性的话语，来自一个历经社会剧变、穿越过文学与生活双重考验的思考者。对于当下许多正在现实与梦想的缝隙中跋涉的年轻人而言，这些话就是一种真诚的陪伴和温和的鼓舞。

《我只要写作，就是回家》书籍封面特别采用了著名艺术家张晓刚为余华绘制的肖像画，这也是该幅画作首次公开用于书籍装帧。对于嘉兴的读者，这本书是探寻一位同乡作家精神成长的

地图；对于更广大的读者而言，读这本书也是与一个真诚、幽默、对写作充满虔敬、对生活不乏困惑的“人”静静对坐，听他讲述“回家”的路。

【余华说】

关于故乡

不管我写什么故事，里面所有的人物和所有的场景都不由自主地属于故乡，我只要写作，就是回家。

人一生都跟着他的童年走。他后来的所有一切都只是为补充童年。

关于写作

写作可以让人发现自己的内心越来越宽广，会发现内心深处拥有无数的他们，这些他们都在期待被你写出来。

作家回到现实世界往往很胆小，而且在现实世界越胆小的作家在虚构世界越勇敢。所以在现实世界里，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。

我当时用了一个笔名，叫毕献文，这也是我到现在为止唯一一次用过的笔名。

我写的每一部作品都和我的生活有关。因为我的生活，并不仅仅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经历，它还有想象，有欲望，有看到的、听到的、读到的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，这些都组成了我的生活。

我已经习惯批评了，受关注和受批评是成正比的。

关于阅读和人生

要坚信自己的阅读感受，不能人云亦云。

阅读书单：《变形记》《窄门》《百年孤独》《平原上的火焰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大师和玛格丽特》……

往回走不是一条好路，只有往前走，写作如此，人生亦如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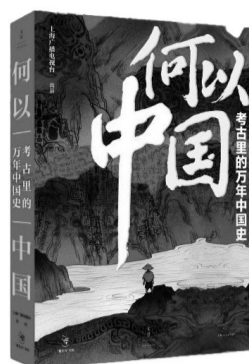
精神内耗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寻找出口，其实就是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一点，我写作了40年，内耗了40年，会走出来的。

（以上语录均摘自新书《我只要写作，就是回家》）

浙江新闻奖社会活动奖
全国报纸副刊最佳专栏

嘉兴市图书馆
嘉兴日报
嘉兴市新华书店
联合主办

◎书边札记

探源中华文明 挖掘历史基因
——读《何以中国：考古里的万年中国史》

《何以中国：考古里的万年中国史》
上海广播电视台出品
世纪文景|上海人民出版社

千超导演的纪录片《何以中国》，凭借由中国考古学泰斗严文明担任学术总顾问、近百位中国考古学家组成的顾问专家团，用700多个日夜的田野追寻与4万多公里的山河跋涉，以及优秀的文案、运镜、演员表演和叙事能力，将大量的考古材料转化为可感的文明温度，摘取了第29届上海白玉兰电视节最佳纪录片奖等奖项。

时隔两年，纪录片的官方衍生图书《何以中国：考古里的万年中国史》也出版了。作为上海广播电视台“看东方”书系的首部作品，这本书不是影像剧本的简单复刻，而是一场基于考古实证的系统性再创作，它以书籍特有的图文质感与思想深度，为“何以中国”这一历史命题提供了更立体的解答。

创作团队打破线性叙事常规，以秦汉统一为起点逆流而上，直至史前文明的晨曦，再溯流而下，揭示从远古到秦朝统一六国“天下”观的形成，构造独特的“回旋式”叙事张力。这个过程既勾勒“多元一体”的文明演进脉络，又通过“点面结合”的方式，让宏大历史落地为具体场景，让观众和读者在长时段的时空穿梭中直观感受中华文明“持续发展”的内核特质。

全书分上、下两编，上编正文8章，对应纪录片8集内容，图文并茂，展现“纸上纪录片”的风采。《秦汉》开篇，呈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成熟形态，再层层回溯至文明的源头，在我们心中先刻下一个中华文明的长度度。从《摇籃》中江西仙人洞的世界最早陶器等，见证农业萌芽与定居文明的诞生，到《星斗》时代红山玉猪龙、凌家滩遗址玉版的璀璨，勾勒出跨区域文化交流互鉴的“文化中国”雏形，再到《古国》中良渚水利

◎在读

《聆听自然》：在生命之音中
感受另一种浩大与辽阔

《聆听自然：最伟大的动物声音》
法国音乐博物馆·巴黎爱乐乐团 著
李乔 译
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

自然界被无形的力量赋予了多种色彩，也生成各种声音，很多时候，人类只能静静聆听。

《聆听自然：最伟大的动物声音》正是一本关于世界生物声音的书，向读者展示这些“精彩”并予人“灵感”的音质，探讨了“生物多样性的未来以及那些濒临消失的声音遗产”。著者并不是某个科学家，而是法国音乐博物馆和巴黎爱乐乐团。这不免略让人感到意外，然细思之，亦入情理：艺术与科学，本无“非此即彼”的界限——特别当它们面对同一自然物域，只是对待之“道”不同而已。这也是本书的特别之处：以艺术的视角，追溯那些久远的给予人类音乐创作启示的生物之音。这是人类普遍自以为是的认知以外，另一种“在场”的宏观与震撼。

我们以为寂静的存在，或许充满着“喧嚣声”。在《鲸》章节中，记述了专攻鲸类研究的生物声学专家，在研究座头鲸的声波发射过程中，将设备潜入船下，启动声学采集，然而当戴上耳机时，发现“从四面八方”传来各种“相互叠加”的声音“实在是太大了”，密度“太不真实”。在以乐理描述鲸鱼音的特点之后，书中道出质疑：“由于人类在海洋中的活动”增加，海底声景发生变化，人类给生态系统带来的困顿，包含了“屏蔽鲸鱼的叫声”。文字之后，附录了存于巴黎音乐媒体图书馆的音谱《鲸鱼的连祷》，以及彩插《座头鲸的共鸣图》。

这样的质疑同样见诸《消失》章节：

系统与神经网络的恢宏，解码早期中国形态的治理智慧，每一章都以考古实物为锚点，将先民的生活图景、信仰世界与社会变迁娓娓道来。

下编《幕后》的学术访谈与创作手记，为纪录片拓展了更广阔深刻的思想疆域，增添了别样的维度。严文明、赵辉等考古学家与主创团队的对话，直面文明断代、古国划分等学术争议，还原了观点碰撞与共识达成的过程；10余位主创的手记，则解锁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创作细节，或许是20秒镜头背后3个月的史料考证，或许是原始聚落场景复建的匠心打磨，这些“幕后”揭示了一段文明叙事的背后，都是考古人与创作者对历史本真的执着追求。

纪录片的成功，离不开考古学家的集体助力，书籍的成书同样汇聚了中国考古学界的“现役主力”智慧。从大纲设计到细节考订，从资料整理到观点把关，120位学者的心血让全书每一句话都具备有力的支撑，既保证了学术严谨性，又避免了研究报告的晦涩难懂。北京大学秦岭老师撰写的万余字长文导读，为全书搭建起坚实的学术骨架，不仅解析了“为何要突破五千年框架”“南稻北粟如何影响文明进程”等重要命题，更披露了创作幕后的考量，诸如为何选择回旋结构、如何平衡三星堆的独特性与整体文明逻辑等，这些话题让我们得以理解每一处叙事选择所蕴藏的学术深思。

这部作品的成功，还因为创作团队秉持“考古见史，透物见人”的理念，关怀宏大叙事里的人物命运。胡歌、黄尧等知名演员化身剧中人，他们或是鸿雁往来的秦军士兵黑夫，在家书中寄托亲情与乡思；或是汉代基层官吏啬夫弘，坚守着自己对邮驿的日常工作；或是和亲远嫁的解忧公主，在半个世纪里逐步掌握乌孙的权力；或是勇武善战又擅收爱美的女将军妇好，为后世留下大量的玉器……这些历史故事场景的构建，见证着远古先民的情感与生活，他们的悲欢与今人共鸣，我们的血脉里依然回响着他们的声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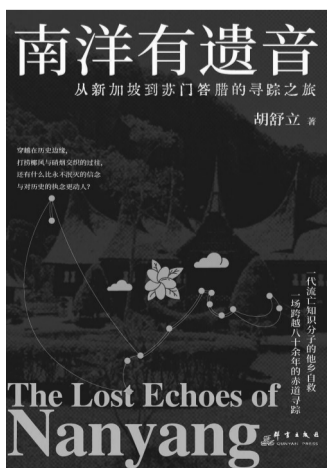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说纪录片以影视化手段实现了“让历史有温度”，那么书籍则以“图文互证+学术深耕”的方式，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精神对话。中华文明的连续性，不仅在于器物的传承，更在于文化内核的赓续。从“家国同构”到“天下一体”，从农业萌芽到制度创新，那些沉淀在历史深处的文明基因，就这样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今日中国的模样。

林颀

王建江

◎荐书台

《南洋有遗音》：一代流亡知识分子的他乡自救



《南洋有遗音》
胡舒立 著
博集天卷|群言出版社

1942年2月初，太平洋战争愈演愈烈，新加坡失陷在即。胡愈之、郁达夫、王任叔等活跃在海外抗日前线的文人与其家眷陷入险境，一行28人不得不挤上一条小船逃离新加坡，自此踏上了一条历时3年零8个月的逃亡之路。

80多年后，作者胡舒立花了8天时间，从新加坡到苏门答腊，重访80多年前的抗日人流亡路。她从新加坡的叻叻班让码头出发，一路追寻至苏门答腊的偏远村落。她与流亡者的后人交流，倾听他们讲述祖辈的故事；她查阅大量的历史档案、侨批和日记，把一段段被淹没的个人史织成一张细密的网。

他们为何远走异乡，又因何“逃难”，经历了什么样的苦难，又坚持着什么？其中包括郁达夫在黎明前夕如何惨遭秘密杀害，血洒苏门答腊深山老林等内情的深度挖掘。别具一格的日记体写作，让历史与现实产生对话与共振，也展现了这片土地所承载的华人历史

史文化。

在当下的历史时刻，“重走”或许正在成为一种新的“介入历史”的书写方式。胡舒立是知名媒体人，她出身书香门第、文脉世家，胡愈之是他的大外公，他的外公胡仲持为知名翻译家、《申报》编辑。

我们这里多些笔墨来介绍下胡愈之，他一生集记者、编辑、作家、翻译家、出版家于一身，在上海沦陷后的“孤岛”时期，曾组织翻译斯诺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，编辑出版《鲁迅全集》。

以胡愈之为首的这群文化人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不可缺少的、发挥过重要社会影响的先进人物。为求文化自救，除了中国抗日文化人在南洋的逃亡岁月，除了当事人的回忆，尚无完整的实地寻踪。胡舒立的写作带我们走进一段尘封已久、荡气回肠的历史，看昨日与今日、前贤与后人、大陆和南洋，历史与当下交叠回响，那段被忽视的过去缓缓浮现。

主持 许颖